

欧洲之旅^上

梦晨 主编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序

编完《世界文化之旅丛书》的最后一部时，窗外已是寒风凛冽。人们正准备观看凌晨二至四时的本世纪最后一次的流星雨……

好奇，探求未知是人的天性。人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着宇宙万物；竖起耳朵，谛听着各种声响；迈开双腿，游历着每一个角落的风光。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国门洞开，在外宾来到中国的同时，中国人也纷纷走向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工作、学习、探索、旅游、国外旖旎奇异的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形成一批域外游记散见于国内外的出版物及报端。

为了弥补人们不能尽游世界各地的缺憾，同时也给人们增加些世界各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编者辛勤采“花”，酿得甜“蜜”，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在作家们妙笔的“导游”下，您不妨作一次全球畅游。

本丛书选编的文章，包括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既有名家手笔，也有不甚知名的作家、记者、外交官们的值得称道的佳作。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切入，对所到国家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作了探究和描述。打开此书，我们即可在广

袤的地球上游历。这里既有林立的摩天大厦，也有古文明的残垣断壁；既有大瀑布的绝响，也有小溪流的低吟浅唱；既有辉煌发达的生活画卷，也有血与泪书写的历史。但是不管怎样，崇尚真善美，追求自由与富强的世界各民族总是在前进的道路上孜孜以求，把文明的火炬代代传递。虽然也有战争与屠杀，也有残忍与兽性，但正义的旗帜总在高扬，历史总是向着光明前进。

人类文明要发展，就要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促进。世界已“联网”，信息在“爆炸”。我们在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同时，也要更多地走向世界。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大喜大悲的世纪，我们为今日的发达而自豪的时候，不要忘记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苦难史，人类及生存的环境为现代文明所付出的代价。本丛书在世纪末年出版，算是对 20 世纪作了一个“素描”，也算是送给 21 世纪的礼品吧。

最后，让我们珍爱这个星球，并祝愿她明天更美好。

李正堂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

目 录

荷 兰

李 庚	荷兰散记·····	(1)
何志云	在荷兰读梵·高 ·····	(8)
郭 莹	阿姆斯特丹的旧货市场·····	(17)
徐 阳	荷兰人与鲜花·····	(20)

比利时

沈大力	钟声悠悠布吕赫·····	(22)
-----	--------------	--------

英 国

老 舍	英国人·····	(26)
萧 乾	旅英七载·····	(31)
宗 璞	看不见的光·····	(54)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高秋福	访“老古玩店”	(58)
李国文	英伦风情	(63)
黎先耀	沿着泰晤士河	(91)
冯骥才	塔滋梭夫人的蜡人	(96)
石 英	伦敦小广场之夜	(106)
李连庆	大英博物馆参观记	(110)
王晓山	尼斯湖水怪的真面目	(121)
贺文萍	传统与现代化	(124)
	——访英杂感	
周 力	世界最大的旧书城——赫恩威	(128)

爱尔兰

孝 文	“欧洲的庄园”——爱尔兰	(130)
-----	--------------------	-------

法 国

冯亦代	巴黎的咖啡店与名人	(134)
徐 迟	巴黎散记	(137)
周而复	攀登艺术的高峰	(150)
	——访巴尔扎克故居	
柳鸣九	漫步在“思想者”的庭院里	(161)
	——访罗丹雕塑博物馆	
柴金如	巴黎的拿破仑影子	(174)
金坚范	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	(177)
阎 东	加尔桥——古罗马帝国的余辉	(182)

曾 卓	梦的巴黎·····	(187)
黄庆云	飞向世界·····	(192)
胡懋仁	游巴黎小记·····	(199)
李巧燕	沙特尔多教堂·····	(218)

——溢彩流芳的宗教世界

沈大力	基督山古堡梦幻·····	(226)
唐若水	巴黎咖啡馆日落西山·····	(229)

西班牙

戴问天	戈雅：西班牙王室的朝臣与叛逆·····	(231)
陈明仙	在西班牙看斗牛·····	(240)

葡萄牙

穆 青	马德拉之夜·····	(242)
刘焕卿	帝国广场漫游·····	(248)

意大利

吴祖光	旅意风情·····	(251)
刘白羽	罗马·····	(260)
邓友梅	漫步梵蒂冈·····	(269)
吕同六	葛兰西陵墓抒怀·····	(285)
陈忠实	贞节带与斗兽场·····	(291)
叶延滨	梵蒂冈与古罗马遗址·····	(297)

- 舒 婷 意大利快照…………… (303)
- 亦缘 宝顺 “陆上威尼斯”——维琴察…………… (309)

南斯拉夫

- 蒋子龙 古城堡寻古…………… (313)
- 孟纪青 访“白色之城”贝尔格莱德…………… (320)

马其顿

- 叶延滨 巴尔干行…………… (330)
- 域外随感录

罗马尼亚

- 周而复 珍菲娜的婚礼…………… (344)
- 郑 坚 岩盐王国——罗马尼亚…………… (351)

保加利亚

- 吴锡俊 面包情…………… (354)
- 保加利亚散记

希 腊

- 彭龄 章谊 雅典娜的魅力…………… (359)

荷兰散记

李 庚

去年初冬，访问英国之后，我从伦敦飞抵阿姆斯特丹，接着访问了荷兰。虽然停留只九天，但日程紧张，竟走访了七个城市，还参观了举世闻名的海上大坝和农村。按荷兰朋友的说法：东西南北，我们已经走过大半个荷兰了。

“细小的国家”

荷兰朋友在交流中，在用中文印发的《荷兰简介》上，都谦虚地自称“荷兰是个细小的国家”。荷兰陆地面积只有四万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有一千四百三十九万，只占世界总人口的千分之四，有劳动力的公民只有四百八十万。我访问名列欧洲同类出版企业前十位的荷兰联合出版公司，自西海岸的海牙出发，去东南部靠近德、比边界的维尔特市，行程不及三小时。公司董事长爱蒙特斯硕士告诉我：“你再往东或往西走二十分钟，就出我们的国境了。”

荷兰确实不大，但它是个在世界上数得上的发达国家之一。它不仅向世界供应名扬四海的奶制品和鲜花，而且出口大量优质的工业产品。它有庞大的商船队，鹿特丹号称“欧洲之门”，欧

洲经济共同体海运货物的百分之三十在这里上船。我乘飞机降落的仕希浦航空港，每五分钟各有一架飞机起落，每年运载旅客一千万人。我小时候就知道的“用风车、穿木靴”的荷兰，现在全国已电气化，风车已经稀有，多数变成了留供参观的景物，木靴只在农村、家庭和旅游纪念品商店里才看得到。

荷兰的气候，有些像我的故乡福建。初冬时节，仍然草木青苍，鲜花可见，常下雨而又不缺阳光。我所接触的荷兰朋友，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像美国人那样外露，有礼而不显绅士派的矜持，容易接近，很好相交。

在李鸿章住过的旅馆下榻

赵汾同志和我率领的中国文联代表团，是中、荷邦交修好后第一个访荷的中国文化代表团。我们受到了格外热情的接待。我们住在海牙的印度大旅馆，这里当年接待过李鸿章，还保留着他的题字。旅馆坐落在树木葱茏的广场边，北有荷兰女王办公的皇宫，南面是著名的国际法庭。来往车辆不多，我们可以在石砌的马路中间踏着落叶悠闲地散步。新建高楼大部在新区，老区多是荷兰样式的旧式建筑，但不像伦敦那些被煤烟熏黑正在大加洗刷修整的老屋，显得美丽清洁，完好如新。海牙虽然是个政治中心，有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但没有大都市的喧嚣，叫人感到清静、安宁、舒适。

阿姆斯特丹风貌

我很欣赏阿姆斯特丹，它是荷兰最大的都市，一座历史名

城，据说还是欧洲思想禁锢时期最能容纳有自由思想的流亡者的地方，现在则是居世界第四位的旅游城市。它地处海湾，市内河道纵横，有一千二百零三座各式各样的桥。船只往来不断的河上，还有一千五百户水上人家。许多房子似乎就建筑在水面上，可以从后门一跨上船，叫我想起苏州。河流是过去运货的主要渠道，两岸地势低，十分潮湿。因此，以前商行的货仓都设在楼上，用吊斗把货吊上去从窗口进仓。至今，沿阿姆斯特河的房子，虽然早不使用，但那些饱经沧桑的巨大的铁吊钩，还是一排排地留在楼房檐下，令人想起当年工人们那热闹的吆喝声。游阿姆斯特河时，导游特别指给我们看一座夹在左邻右舍之间，也是四层但只有一米六宽的楼房，说这过去也是一家商行。我想象不出当初那位老板，在这块不能再小的立足之地上怎样做赚钱的买卖。颇想知道一下阿姆斯特丹发达起来时寸利必争的商业史，知道一下他们是如何竭尽全力竞争的。阿姆斯特丹很繁华，那里的人忙碌一天之后，讲究享受，所以荷兰有云：“鹿特丹人干活，海牙人有闲空，阿姆斯特丹人爱夜生活。”

发达的文化生活

荷兰有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莱登大学。全国早无文盲，一般知识分子都懂英、法、德三种外语。共有五百四十家出版社，每年出三万多种书，科技书籍的出版量超过美国一倍。荷兰人平均每年每人要买二十三本书。大小博物馆、展览馆分布各地，有八百所之多。皇家油画馆收藏着早期尼德兰画派的作品，和17世纪荷兰绘画黄金时代大师们的杰作，直至当代诸流派的作品。皇家音乐舞蹈学院规模宏大，有上千学生，经常与各国的

艺术家交流。那里也保存了赵青在荷兰演出访问时留赠的舞鞋。阿姆斯特丹国家交响乐团是“荷兰人的骄傲”。鹿特丹市乐团、国家广播电台乐团也是欧洲闻名的。荷兰全国有一百二十所文艺活动中心，一百六十所业余艺术学校，三百四十万业余艺术活动家（约占其全国人口四分之一强）。据说，差不多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剧团和乐团。荷兰很重视文艺资料工作，我们参观了两个艺术资料馆。一个是阿姆斯特丹戏剧博物馆，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收藏着自17世纪以来荷兰戏剧的图片、服装、道具、海报……还有一个是荷兰电影档案馆，收藏了从1896年以来二十五万部各国各类影片和自1876年以来的一百五十万张有关的图片。其中包括“荷属印度”、印尼独立运动，以及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纳粹横行欧洲的新闻资料片。有趣的是，电影档案馆的负责人的祖父，是义和团起义后来中国的荷兰使节团成员之一。他谈起馆中收藏的中国1927年的无声影片，顺便提到了他的家世。荷兰电视台的音乐资料部可惜我们没来得及参观，据说资料之丰富名列欧洲第二。

更使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国家对文艺工作的重视。他们的文化部是政府各部中最大的一个部。最近一年，政府用于文艺方面的经费是八亿盾，另加私人资助一点七亿盾。计算起来，他们用于文艺方面的钱，每个荷兰人平均每年可以摊到六十二盾（相当于人民币五十元）。对交响乐团、芭蕾舞团、歌剧院，政府几乎拨给他们所需的全部经费。政府也对拍摄艺术性高而观众少的电影给以补助；还资助出版有价值而销售量不大的文学作品。翻译基金会资助出版向国外发行的介绍荷兰的书籍。现在的文学作品受电影、电视、录像等影响，印数一般都比较少。荷兰现有的六百多位作家，能够靠版税生活的只有二十多人。他们和众多的美术

家一样，许多人都由政府给以类似社会救济金式的生活补助。当然只靠补助还不能解决问题，荷兰文化部还采取了其他办法，比如，组织社会部门向美术家订货，给美术家私人定期贷款，以作品出售的收入偿还等等。但我听说，荷兰今年的文化经费有所减缩。

他们重视传统的和阳春白雪的艺术，同时也重视当代的和在群众中广泛流行的艺术，特别强调支持新出现的东西。他们设专款收购现代各流派的绘画，出资给新起的音乐家录制唱片。范埃尔柯先生对我们熟知和尊重伦勃朗、维米尔、梵·高很高兴，但又多次表示，希望我们除了赞赏他们“黄金时代”的画家外，还能了解和欣赏他们当代的绘画，因为“这是荷兰当代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反映”。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到离海牙很远的格罗宁根去看一位“电脑画家”四年来的作品展览，他说“可能将来要承认他是二十世纪的伦勃朗”。电脑绘画的图样和色彩，有些确也打破常规，能使人从变幻无穷的光和色彩中得到一种视觉上的美感。我看了不敢与他的评价苟同，但觉得用来装饰现代建筑倒是很协调的。荷兰文化部长特地邀请我们观看荷兰国家芭蕾舞团三个现代芭蕾舞的首演。有两个节目无情节，也很难解释它的内容，其中一个标题是《慢·沉重·蓝色》，音乐单纯却动听，主调多变而不断重复，使人欣赏的是表现某种情绪处于起伏中的舞蹈动作。剧场里的观众反应很热烈。假如我对它不做哲学上的思考，不去追究它的含义，只是目赏其形，耳娱其音，倒也能像对无标题音乐一样得到艺术欣赏的某种愉快。关于舞蹈，他们有一种新的理论：按脚本和编排好的舞蹈动作，不能算是舞蹈家的创作。更好的舞蹈应该是配合音乐，由舞蹈家即兴按自己的情绪和想象来表演创造。

我不喜欢立在文化部楼外的现代雕塑：三座灰白的高低不一的方形石柱，上面“趴着”三种不同颜色的东西，有的像绿色爬虫的躯体，有的像一片红叶，有的像一滩流动的黄泥，看来去看看不出美在哪里。畅游鹿特丹大港时，有一座跨海的新桥雄伟壮观，桥与海堤之间也有雕塑。那只是一个弯弯曲曲既像废弃的船缆，又像挣扎着的蛇一样的东西。陪同我的鹿特丹市长办公室主任布龙先生指着它对我爽快地说：“你看，这像什么东西？这也叫艺术！要是我有权力，我就下令把它拿掉。但是做什么样的雕塑，可是属于艺术家的权利啊。”无论到剧院、画廊、音乐厅，他们都说：“我们这里是把艺术的自由完全留给了艺术家，对他们不提什么要求。”在我看来，有些艺术家是在无拘束中探索发展了某些艺术，的确有所创新。但有些人却在放纵自己而猎奇哗众，任意毁坏艺术。文化部的美术建筑艺术部主任布洛克·德露丝女士说：资助一些所谓新派“艺术家”也有缺点，他们会不问人们是否欢迎他们的作品，把社会补助当作他们自由自在的避难所，任意弄出些没有人要玩艺儿来。

罕见的巨型水利工程

我竭力赞美的还是荷兰三角洲拦海大坝工程。大坝长达三十六公里，是从宇宙空间望得见的两个工程之一（另一个是万里长城），也是世界上正在进行的最大的水利工程。放入海底筑闸的每座基柱重一万八千吨，长、高比得上一艘远洋货轮。两岛工地之间的作业桥有七千米长。要施工的海底，有的水深达五十五米，填海围滩要用无数的石头，而荷兰这个低地平原国却没有石头。我们经过的工地公路两旁，堆积如山的大小石块，都是从北

欧和意大利水运来的。整个工程已经花了二十几亿美元，从1953年开始（1952年一次海啸，洪水淹死一千八百余人后决定修建的），要到1986年才能竣工。我特别注意到：这样庞大的工程，整个工地第一线只有一千五百名工人，机械化的程度极高。巨大的水上作业平台和几十座水泥基柱森然排列着的工地上，都只有极少的人在操作。我要告诉读者的是：第一，三十多年来，尽管荷兰政府内阁已经多次更迭，但这一工程始终正常地延续进行，从未受到影响；第二，现在执行这个工程计划的五个最高负责人全部是工程师，他们的领导才三十多岁；第三，所有工程都严格按计划行事，都有规定的时间，首席工程师是指挥的唯一权威。第一座堤坝基座下水时，荷兰女王迟到了五分钟，总工程师按规定时间行事，不等御驾光临，就发令下水。对大坝浪漫的说法是：“上帝亏待荷兰人，荷兰人却不认命，他们征服大海，自己来创造土地。”海上大坝是他们勤劳、顽强的见证。这里有的是近代工业和科学要求的秩序。

在荷兰读梵·高

何志云

一

离开阿姆斯特丹回国的前一天，终于挤出时间去了梵·高国立美术馆。

在我看来，荷兰历史最辉煌的一页是梵·高写下的。这就好比说中国历史的辉煌一页，是由屈原、李白和曹雪芹写下的一样，这么说绝对不科学。荷兰历史上凝聚着许多可圈可点的篇章，可随手俯拾。比如，荷兰国名在荷兰语中是“低地”的意思，全国有四分之一土地低于海平面，整个国家可以说是靠围堤造田确立下来的，那种长期与自然搏斗的不屈不挠就堪称欧洲之最；据说著名的荷兰大堤，亦是宇宙飞船上能够见到的少数地球景观之一；进入17世纪以后，荷兰设立东印度公司拓展海外贸易，携带大炮的商船桅影差不多遮蔽了全球，俨然成了引领欧洲乃至世界殖民扩张潮流的老大哥。

但是，有什么样的辉煌能与艺术的辉煌相比？叱咤全球的东印度公司早已成为往昔，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附近的小街上，东

印度公司的旧址成了一所门庭冷落的研究院。而梵·高短暂的一生，尽管贫寒潦倒，却给世界留下了一个属于全人类的艺术宝库，巨大丰厚得令人不敢正视。在这个宝库上方，梵·高独一无二的精神、人格与灵魂，翱翔如永远的守护神，弥久而不灭。

能在荷兰读梵·高，真是我的莫大福分。

二

其实，开始读梵·高还是在到荷兰的第三天。位于荷兰南部的埃特霍芬市举行的一个国际会议临近结束，忽然听人说起，离这座城市十公里处的纽南就是梵·高的故居。

说纽南是梵·高的故居自然没有错。不过需要说明，纽南不是梵·高的出生地，他只是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去纽南住了一年多，当时他的父亲正在那里当牧师。梵·高在海牙、伦敦、巴黎等地当了一些年的店员，还在没有取得牧师资格的情况下传了一阵教，一直痴迷绘画。现在干脆拒斥一切，回父母身边专事绘画来了。在梵·高把家当作最后的艺术庇护地时，在他父亲看来，这个被极度挨饿和劳累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儿子，恰是一个做不了任何正经事，成天活在梦想里的角色。但是亲情使他们彼此容忍——在父亲的那幢二层小楼上，梵·高和弟弟科尔分享一间卧室。厨房右边，一间大屋隔出来的马厩里，梵·高搬进了一只大琵琶桶，生起旺火，就成了他的画室。

正是在纽南，梵·高完成了他的绘画早期：他既然不能认同贵族、僧侣刻板虚饰的生活及价值标准，便以对底层民众的关注来守护自己酷爱的艺术之魂。“他一清早就起身，在田野里或农人和织工的茅舍里，度过一整天。跟田里的人和织布机上的人在